

大学生父母“有效”陪读过程中的情绪体验

姚玉红¹ 于雯婷^{2*} 许倩倩² 刘翠莲¹ 周 赛³

1. 同济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 上海, 200092;

2. 同济大学职业技术教育学院, 上海, 200092;

3. 同济大学物理科学与工程学院, 上海, 200092

邮箱: 1632693@tongji.edu.cn

摘 要: 针对高校父母陪读饱受诟病的现状, 聚焦“有效陪读”过程中父母的复杂情绪体验, 旨在为高校对陪读父母进行心理支持和干预时提供实证依据。“有效陪读”过程中的情绪体验具有个体差异性, 但总体特征是“有变化”和“有反思”。大学生父母陪读是否一定阻碍大学生个体独立性, 有无亲子共同成长、助益大学生培育独立性的可能性, 是本研究最后提出的思考, 有待未来追踪性和干预性研究验证。

关键词: 大学生父母; 有效陪读; 情绪体验; 质性研究; 个体独立性

收稿日期: 2018-04-08; 录用日期: 2018-05-08; 发表日期: 2019-03-15

The Emotional Experience of College Student's Parents in “Effective” Accompany Reading

Yao Yuhong¹ Yu Wenting^{2*} Xu Qianqian³ Liu Cuilian Zhuo Sai⁴

1.Counseling and Psychological Services, Tongji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92;

2.Institute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Tongji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92;

3.School of Physics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Tongji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92

Abstract: This research aims to provide empirical evidence for the psychological support and intervention of college parent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iming at the status quo of college parents' obsession with criticism and focusing on the complex emotional experience of parents in the process of “effective reading”. The emotional experience in the process of “effective reading” has individual differences, but the overall characteristics are “change” and “reflection”. The final reflection of this study is whether the parents accompanying reading hinder the individual independence of college students or not, whether the parents grow up together with their children or not and whether it will be cultivate the independence of the college students or not. This need to be tracked by future research and intervention study.

Key words: College Parents; Effective Reading; Emotional Experience; Qualitative Research; Individual Independence

Received: 2018-04-08; Accepted: 2018-05-08; Published: 2019-03-15

Copyright © 2019 by author(s) and SciScan Publishing Limited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4.0/).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4.0/>



1 背景

高校的“父母陪读”是我国特有的家庭教育现象，其定义是父母为其子女的学习离开原有居住地，暂居在学校附近以长期照顾子女生活、陪伴其读书为目的的行为 [1]。现针对大学生父母陪读的文献较少，且“一边倒”地认为陪读对学生成长“弊大于利”，但也无奈地承认“近年来高校父母陪读的现象有增长的势头” [2] [3]。陪读父母一方面要面对社会的批判，怀疑陪读是否应当；另一方面还要面临子女即将中断学业的压力、家庭经济的负担、夫妻和亲子关系冲突等，内心情绪体验复杂而矛盾，严重时甚至会影响身心健康。

笔者在做高校的一线学生工作时发现，有些大学生父母陪读是被子女、学校和父母本人认可为“有效”的，虽然其“有效性”主要反映在学习成绩的变化上，但也相应地成为了适应大学生活的良性转机。陪读的利弊也是个复杂多元的议题。本研究旨在选择高校“有效陪读”的父母个案式的质性访谈及分析，特别是聚焦其陪读过程中的情绪体验——这一通常隐而不露的心理内容，探索“有效陪读”的特殊性，以期被称为“饮鸩止渴”的父母陪读提供支持和指导依据。

本研究使用目的取样，选取6位上海某部属高校的陪读父母为研究对象，其中有2位“非有效”陪读父母，即父母和孩子发生较大争执后，放弃陪读。具体的个人信息详见表1。纳入标准为：（1）子女学业出现困难，面临留级、退学等学业中断危险；（2）父母陪读主要目的为照顾子女生活和督促学习；（3）父母陪读时间在半年以上；（4）陪读期间子女的学业成绩得到较明显的改善（总体不及格科目减少3门以上）；（5）父母语言表达流畅，能较为清晰地表达自己；（6）父母愿意参加本研究并签署知情同意书。

表 1 6名被试的个人基本信息

| 编号 | 性别 | 年龄 | 受教育程度 | 陪读时间 | 子女性别及就读年级 |
|----|----|----|-------|------|--------------|
| A | 女 | 46 | 大学 | 半年 | 男, 大四(已降一级) |
| B | 女 | 46 | 小学 | 一年 | 女, 大三(已降两级) |
| C | 女 | 47 | 大学 | 半年 | 女, 大三(休学半学期) |
| D | 男 | 54 | 大学 | 一年 | 男, 大四(已降一级) |
| E | 男 | 47 | 大学 | 半年 | 男, 大二(已降一级) |
| F | 女 | 45 | 小学 | 半年 | 男, 大二 |

注: E、F为“非有效”陪读父母。

2 评估与分析

2.1 诠释现象学分析法

诠释现象学分析法(Interpretative Phenomenological Analysis, IPA)是一种质性研究方法,以现象学和诠释学的相关理念为基础,受访者对自己经验的诠释是第一位的,研究者只能从受访者的描述中了解他们的体验[4],常用来探讨人们怎样诠释自身的重大生活经历,特别关注体验本身和人们对特定体验的反思(reflection)。对研究样本的代表性不做要求,一般以选用3~6名个案设计深度访谈为主要方法。

IPA的具体研究步骤为:(1)选择主题:选择感兴趣且有研究意义和价值的主题;(2)设计研究过程:适当地进行文献综述,同时保持开放性的头脑,在设计访谈和进行访谈时尽可能抛开预设;(3)收集数据:运用深度访谈、日志、焦点小组、观察法等收集丰富、详实的数据;(4)文本分析:所有资料转化为文本形式进行分析编码,整合资料中浮现的重要主题[4]。

2.2 访谈及资料分析

由两名访谈者邀请访谈对象进行一对一的访谈,正式访谈前签署知情同意书。对访谈内容录音的同时,协同访谈者记录被访者在访谈过程中的非言语信息。半结构式访谈提纲主要包括:(1)陪读的决定过程是怎样的?(2)陪读过程中发生过哪些印象深刻的事件?(3)家人和学校对你的陪读有什么影响?(4)

陪读至今，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实际访谈中会根据实际情况，对问题数量、顺序和内容进行适当调整，访谈时间为1~1.5小时。

资料分析的步骤分为4个阶段：第1个阶段是反复阅读转录文本，并标出可能有意义的部分；第2阶段是个别主题浮现与分析；第3阶段是把各个浮现的主题聚类，一般可以将主题详细分解为主成分和从属成分，而从属成分通常用于解释主成分；第4阶段是把分析结果展开加以解释，将主题转化成叙述 [5] [6] [7]。

2.3 信效度控制

研究者在访谈前接受质性研究方法的培训，为保证访谈的有效性，由两位访谈者参与访谈，其中一位为主要访谈者，另一位作为访谈观察者和协助者，对访谈进行必要的补充。考虑到研究者本人对研究现象的主观影响，成立4人编码小组（学历均为硕士以上）定期开展编码讨论，并最终将研究结果反馈给受访者，以确保结果的真实性。

3 过程

6位父母在陪读过程中经历的情绪体验具有个体差异性，但都表现出一个变化的过程，且都在不断地主动反思和自我调整。情绪的变化和认知、行为的改变紧密相关、相辅相成，构成较为完整的陪读行为心理特征。其中前四个主题为父母决定陪读前的情绪体验，后面的为陪读期间的情绪体验，对比“有效”陪读和“非有效”陪读父母的情绪体验，他们在陪读前无差别，但在陪读期间的情绪体验存在差异性。

3.1 “这不可能”类的惊讶和愤怒

在得知子女学业出现严重问题时，6位陪读父母第一反应都是非常惊讶。

“我觉得不是天之骄子吧，他们在学校也是佼佼者……虽然孩子的性格可能有点循规蹈矩，创造力弱一点，但万万没有想到孩子会在学业上出现问题……就是百思不得其解……”

B一直认为是身体原因才导致女儿成绩下降的,和那些网络成瘾的孩子不一样,自己的孩子是有学习动力的:“(女儿)从少数民族考过来的,成绩也非常优秀……即使以前的基础和其他地方的学生相比可能会差一点,也不会挂科吧。听到说要退学时我都傻了,不可能啊……她很想学好,因为身体状况确实(不好),也希望学校能针对孩子的情况,降低对她的学业要求……”

C曾经怀疑过孩子的学业问题,但因为并没有接到过孩子在学校的成绩单,也就没有追问她的成绩。但放心不下的母亲,还是通过各种方法打通了班主任的电话,当听到班主任说孩子已经降级时,母亲猝不及防:“做梦也没想到,他已经降级了!我整个人都懵了。他爸爸气得要命,我一直劝他(爸爸),自己也是不敢相信,但还要劝他(爸爸)。老师也不早点告诉我们,让我们好被动。”

D的孩子因为跳级的原因,年龄稍微小一点,可能在人际交往方面不是很好,但是也没想到会因为这个原因导致出现学业问题:“他当时初、高中一路走来很顺利,没想到在大学里居然会搞成(这样)!真想不通啊……他和其他同学沟通可能是有点问题,积累了大量的负面情绪,大概就这样慢慢影响了学习。”

E看到学校寄回来的成绩单,发现儿子挂了四门科目,非常吃惊:“成绩单寄回来我一看,哇,怎么这样啊?挂科挂了四门,挂了四门!”

F生活在农村,家庭经济不好,儿子考上大学对他们来说是一件很自豪的事情,可是当知道儿子出现学业问题之后,F还是无法接受:“别人家的孩子上大学就能适应,偏偏我们这种家庭,偏偏遇到这种事情……我们虽然是穷,但是真的没有想过有那种状态,就等于自己没有穿衣服站在冰天雪地里,冷风刺到身上一样,冰冰的。真的一年很多很多次。”

对比6位父母,虽然多少对子女进入大学遭遇困难有所预期,但学习出现严重问题却是父母们完全没有预料到的,知晓信息时第一反应都是否定式的震惊,伴有不同程度地责怪子女、学校或他人。

3.2 “这是我的错”类的自责和焦急

面对孩子的学业问题,6位父母很焦急地寻找原因,并把很大一部分原因归咎于自己,他们原以为子女进入大学后就应该有能力自主地学习生活,不需要

再像以前那样事无巨细地照顾他们，所以他们或把问题归因于自己对子女上大学后的疏忽，或归因于自己过往教育方式的失败。

C：“也不懂大学的管理模式是怎么样的……我也觉得孩子的学习能力是比较强的，所以就没过多地关注孩子的学习……当然我们家长有问题，也是太过放心了吧，有一种不负责任的感觉……我自己以前的教育方式也有问题，搞得孩子的自控能力差，沉迷游戏，过来陪读可以督促她，提醒她吧。”

D：“我想好不容易（孩子）大学比较自由，就放开了……不想太管他了，一般都让小孩自己做主……我们很有责任。”

E：“我们原来有很多无知的方面，有很多做得不够的方面，所以导致孩子今天这样，学习出现这样的问题，我作为家长是有责任的。”

F：“有点压力，相当大的压力，就会觉得自己有很多东西不懂，你知道吗？有点愧疚的感觉（哭泣）。”

A、B两位家长都表示，自己知道得太晚了，如果及时了解孩子的学习情况，早点发现问题，早点过来陪读，情况可能比现在要好得多。

A：“真的不知道该做什么，怎么做，怎么去帮他？现在才觉得我们陪（陪读）晚了，学校当时也不主张我陪……我还是建议未来碰到我们这种情况，学校该给家长提个建议，让陪读一下，及早地陪。”

家长也都在不断反思自己的教育方式，认为大学前的教育方式让孩子对父母产生了过多的依赖，陪读后慢慢学习给孩子更多的自主选择的权利。

D：“以后教育孩子，让他自己选择，可能会好点。”

3.3 “要不要来”的犹豫和困惑

因为6位父母家都在外地，如果过来陪读，势必要放弃自己的工作和人际关系，重新融入一个新环境，大学陪读对他们来说还是一个陌生的概念。该陪读吗？陪读会有效果吗？面对这些疑问，他们会犹豫和困惑。A起初并不愿放弃自己的工作，而且家里也有老人需要照顾，当孩子出现学业问题时，她一般会在考试的时候过来陪一两个月：“就是没有下定决心一定要过来陪读，我觉得就是，脑子还是缺乏这方面的（意识）。”

C认为：“陪读的代价太大，我们让她休学，把她带回家去，这样可以更好一点，当时都没有想到陪读这个事情，觉得陪读太艰难了。”在陪读之前，她带着孩子参加夏令营，到幼儿园当老师，体会生活的不易，也帮孩子做心理咨询，但孩子还是无法从游戏中走出来，最终选择过来陪读。

D是公司的技术骨干，他觉得陪读要放弃自己的职业有些不舍，经过思考之后还是觉得现在帮孩子克服困难才是最重要的：“……但是我想，你一生当中，其实人什么才算成功呢，我觉得不是你赚了多少钱。”

E认为自己这个年龄想要在工作上有太大的成就也不可能了，相比事业的发展，他认为家庭才是最重要的：“我为家庭牺牲一点也是应该的，因为人总是要回归家庭的，我把这个看得很重，因为我觉得这样做是值得的。”

陪读带来的额外的经济负担让F犹豫要不要过来陪读：“反正怎么说呢，就觉得在钱的那种问题上，还有人也在那里陪，包括自己这么大还读书，怎么成这个样子啦。”

3.4 “孩子需要我”类的责任感

6位父母都把陪读当成自己无奈之下的责任，孩子需要父母外力帮助的时候，而且坚定地认为共度这次挫折后一切会有好转。

A：“我觉得他就是在沼泽当中，根本就没法拉出自己的那种感觉……必须有人拉她一把，强抓硬拽地把她从沼泽地里拉出来。”同时E也认为陪读是特殊时期采取的特殊做法：“这个困难的特殊时期，父母做出点牺牲，是很有必要的。”

D在陪读期间，会组织一些室外活动，来拉近孩子和同学们的距离，帮助孩子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他也会教孩子如何量化分析自己的学习，逐步提高学习成绩。

B则因为大家庭的原因更加坚定陪读的决心：“我们家住在农村，女儿是家里的第一个大学生，所以我们绝对不能让孩子退学，而且孩子自己也无法接受退学，她认为如果退学了，还不如死了。”虽然B过来陪读，加重了家里的经济负担，但“孩子是从自己身上掉下来的肉，遇到困难的时候一定要帮她，必须帮她……”

我过来陪读，不仅照顾孩子的生活，也是她的精神支柱……我自己在困难面前表现得坚强一点，让她明白不管遇到什么困难，都不要退缩，努力去克服”。

C 虽然说不愿意过来陪读，但她心里知道这是自己不可推卸的责任：“其实我知道我是非来不可的，但是我是真不想来那种。”

F 认为孩子遇到困难，按照中国的社会文化，父母应该提供帮助：“毕竟我们中国的社会，你不可能把儿子、把孩子们放下，我没有达到那种境界、那种心态。”

3.5 “孩子要我回去”类的挫败和悲伤、无奈和放弃

陪读的经历并非一帆风顺，除了 B 以外，其他 5 位父母在陪读初期都遭到子女的激烈反对和排斥。

“嫌我丢人，嫌我唠叨，让我早点回去，让我管好自己就可以了……挺伤心的，好好的孩子怎么变成这样？！”（A）

“不能说他，做饭给他吃什么的都没问题，就是不能说他学习，一说就翻脸，哪里还是母子啊，简直就是仇敌。”（C）

“刚开始不让（我）来……我也挺失望的，大老远来的就这态度。后来我就送点吃的穿的，住下来再说……很快找了份小时工，安定下来就不想他对我的态度，坚持住，大学不读完怎么行呢。”（D）

对比“有效”陪读父母和“非有效”陪读父母，“有效”陪读父母在面对孩子的反对和排斥后，会进行更多的反思，并尝试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而“非有效”陪读父母，在挫败和悲伤之余，会体验更多的无奈感，面对孩子一次次的拒绝与争吵，他们不再寻求新的解决方法，认为一切尝试都是徒劳的，最终会放弃陪读。

E 在陪读期间，和儿子发生过好几次激烈的争吵，每次争吵后，E 都会主动向儿子表示关心，寻求和解，但儿子却对父亲的行为置之不理：“买来好吃的，叫他来吃饭嘛，他不来，我也叫他来，后来还买了水果过后，叫他来拿吧，他不来，我就送到他宿舍阿姨那里嘛，他不让我送到阿姨那里，我也没办法（叹气）。”E 觉得儿子不同意陪读，继续待下去也不会有好的结果，决定先回去。他也表示

自己已经尽力在帮助孩子了：“我后来也想，如果孩子最后真的没法毕业的话，我尽了力，尽了心，他还是不能转变，也不能调整好，那我也是没办法。”

F平时和儿子的沟通很少，她不知道怎么去和儿子进行有效的交流，每次督促儿子学习时，儿子都不听她的：“假如我就是给他讲，你少玩一点，不要玩了，把你的书看好，他就不太听呀，他要么就继续玩，要么就是去床上躺着。”这让F感到很无奈。

3.6 “我也要学习”类的开放和坚定

4位“有效”陪读父母来到学校后都能主动去和学校老师交流，包括学院负责学生管理的老师、教务老师、专业老师、心理咨询老师等，他们认为：

“这不仅是孩子的挫折，也是我们家长的，方法不对的就去学。”（D）

“他在生活中有一些逾越不了的鸿沟，他自己有的时候去……这个时候呢要外力去拉他一下，当拉他走过这个坎之后，我觉得他会很平坦的……我也在学习，等他完全上轨道后，我就准备撤离了。”（A）

“我也偶尔去听听课，以前没上过大学，这次托女儿的福，可以找找大学生的感觉……我和女儿说，现在这个坎儿，将来说不好也会成为一笔财富。”（C）

3.7 “不敢期望”类的打击

E和F在遭遇孩子学业问题的打击后，都降低了对孩子未来的期待和规划。

E已经做了最坏的打算，即使儿子最后无法完成学业，他也要努力调整自己的心态继续面对生活：“尽管我做不到这一点……但是最后，你也要接受，你也要有平和的心态，他也要生活。有很多孩子他没上过大学，他也要生活，对不对？”

F原本以为，儿子考入大学以后，可以做到穷人翻身，彻底改变命运，但是现在她不再这样期望了，她觉得只要以后儿子找到一个可以立身社会的工作就满足了：“也不是原来想的那种样子，考到一个什么211、985，最起码我们这种穷人家就能翻身了，不敢去想。”

4 讨论与总结

4.1 情绪体验的过程具有变化和反思性

对比4位“有效”陪读父母的情绪体验,虽然有些差别,但都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无论是突然被告知子女的学业问题还是早有怀疑,父母首先的情绪体验都是惊讶、愤怒等否认类情绪:孩子一路走来成绩那么优秀,怎么可能出现学业问题?!一定是哪里做错了!否认可以保护个体在没有准备好的前提下免于被伤害,有避开直接面对问题的功效。否认后的内疚、挫败标志着开始悲伤,开始承认现实,面对问题,家长会感受到一种强烈的自责和挫败感,这来自孩子上大学后疏于教育的后悔,也有来自过往引以为豪的家庭教育受到的冲击。真正做出陪读决定前家长们还经历了一段或短或长的犹豫过程。这种犹豫类似一种与残酷事实挣扎的困惑和拖延,希望自己在这个拖延的时间里整合冲击和应对,给陪读的决定提供一个缓冲时间,父母会在这个时间里权衡自己陪读对于家庭、个人发展以及孩子学业的利弊,并开始思考、规划自己的陪读计划。

“有效陪读”的关键常常在于最后一个阶段,即接受现实,包括亲子关系可能因陪读而爆发激烈冲突的事实,并开始反思自己,把解决问题当成一个学习改变的机会,改变亲子关系,改变对孩子和自己的价值认同,这其中有家长自我成长的因素。研究中接触到非“有效陪读”,基本都在亲子关系冲突这一阶段中断或恶化。

这个发展变化的阶段与哀伤的五个阶段(否认、愤怒、挣扎、沮丧、接受)有类似之处[8],符合个体的心理发展规律。阶段性的规律也符合系统思想的观点,系统思考和观察情绪过程,让一个人可以更客观地看到自己在系统中的位置[9]。高校可以依据这样的发展过程,更多地理解家长的同时,也帮家长定位自己处在应对问题的哪个阶段,系统性地看待自己的情绪反应及其相对应的想法和行为,科学地反思自己在解决问题过程中的位置。

4.2 父母陪读与大学生独立性发展

阎云翔对比中国与欧洲的独立个体化进程发现,中国人的独立自我发展规律与西方不同 [8],中国人的家庭文化更加强调个体对家庭的依赖 [10]。虽然现代化的发展要求个体加速独立性的发展,推崇个体的独立性,但家庭对个体发展的权利、义务仍然是所有社会组织中责任最大的组织单元 [10]。陪读的利弊讨论需要放置在时代、文化及社会—学校—家庭教育的系统中考虑,如果学生在进入大学之前没有发展好独立的能力,只是“要求”其独立,缺乏逐步培养学生从依赖到独立的家校联动机制,父母陪读的现实恐怕会屡禁不止了,而且会增加父母和学生一边(被)陪读一边内疚困惑、自我怀疑的情绪负担。

本研究聚焦大学生父母“有效陪读”的情绪体验,访谈提炼出的主题表现出有变化、有反思的过程性特点,或可以为理解陪读父母的情绪变化过程提供启示,为高校开展针对陪读父母的心理干预提供实证依据。

本文研究也存在不足,“有效陪读”的效果目前只体现在学习成绩的改善方面,未来需要进一步的跟踪性和干预性研究确认陪读是否可以实现多方面的“科学有效”。

参考文献

- [1] 汤倩,彭苏浩.陪读研究综述[J].宿州学院学报,2014,29(7):53-55.
- [2] 丁芳.父母陪读行为的心理学诠释[J].山东省团校学报,2011(81):46-48.
- [3] 林翰文,赵一庆.父母陪读:大学生准备好了吗[N].科技日报,2010-09-30.
- [4] SMITH J A, OSBORN M. Interpretative phenomenological analysis as a useful methodology for research on the lived experience of pain [J]. British Journal of Pain, 2015, 9(1): 41-42.

- [5] 刘可, 严君, 张美芬. 质性研究与量性研究的区别 [J]. 中华护理杂志, 2003, 38 (1): 68.
- [6] 潘威. 扎根理论与解释现象学分析的比较研究 [J]. 西华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0, 29 (3): 112-116.
- [7] SMITH J A. Reflecting on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pretative phenomenological analysis and its contribution to qualitative research in psychology [J]. *Qualitative Research In Psychology*, 2004 (1): 39-54.
- [8] 刘建鸿, 李晓文. 哀伤研究: 新的视角与理论整合 [J]. 心理科学进展, 2007, 15 (3): 470-475.
- [9] 阎云翔. 中国社会的个体化 [M]. 陆洋, 等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2: 344.
- [10] GILBERT R. Bowen 家庭系统理论之八大概念 [M]. 姜文贤, 等译. 台北: 秀威咨询科技, 2013, 7: 51-52.